

# 北宋前期试衔研究

张 卫 忠

**内容提要：**北宋前期的试衔由唐、五代的试官演变而来，学界对唐、五代试官的讨论颇多，但对北宋前期的试衔关注较少，对两者的延续和变化认识不足。宋初在继承这一制度的同时进行了整理和改造，赋予了试衔新的价值和意义，使得试衔在结构和功能上相较于唐、五代的试官都有了变化。这一改造不仅有利于增强幕职州县官对中央的向心力，还为官僚等级结构增加了更多弹性空间，体现了宋初统治集团在官制上灵活务实的特点。

**关键词：**试衔 试官 结构 功能 北宋前期

检校官、兼（宪衔）官、试官是唐代出现的新型官制，经过不断整理和演变，至北宋前期<sup>①</sup>已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官制，《宋史·职官志》载有检校官、兼官、试秩（试衔）<sup>②</sup>的专条。关于唐、五代的检校官、兼官、试官，学界的研究成果已颇丰富<sup>③</sup>，但对北宋前期的检校官、兼官、试衔，学界的关注则十分有限，至今并无专文发表。这种对比明显的局面大致是由两方面原因造就的：首先，北宋前期的检校官、兼官、试衔常被视为“虚衔”、“冗赘”，对官制造成的主要是混乱和负面影响；其次，学者多认为由唐、五代的检校官、兼官、试官到北宋前期的检校官、兼官、试衔，其间并无太大变化，因此无研究之必要。事实上，与唐、五代的试官相比，北宋前期的试衔在结构和功能上都发生了不小变化，使这一时期的官制显得更加绵密而富有弹性。研究北宋前期的试衔及其相较唐、五代试官的变化，不仅可以深化对宋代官制特性的理解，也可以拓宽对唐宋之间官制演变的认识。

① 从官制方面看，元丰官制改革可以作为北宋前后期划分的标志。但元丰官制改革又非一举完成的，而是在几年时间内逐步展开的，主要可以分为元丰三年（1080）“以阶易官”和元丰五年“官复其职”两步。具体到本文，因为专门研究试衔，所以以元丰三年九月颁布《以阶易官寄禄新格》，实现“以阶易官”，试衔随之废罢为划分北宋前后期的标志。

② 北宋前期的试衔又称试秩，下面的行文中主要使用试衔一词。

③ 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可参考冯培红《论唐五代藩镇幕职的带职现象——以检校、兼、试官为中心》，高田时雄主编：《唐代宗教文化与制度》，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7年，第133—210页。

由唐至宋,检校官、兼官、试官的范围在逐渐缩减和整理之中,中唐时其范围颇为广杂,检校、试官又互有重合。发展到晚唐五代,在淘汰了一些高品试官之后,检校、试官逐渐形成了高、低级官员上、下对接的一条线,与兼官分属两个系统<sup>①</sup>。唐代试官所试职事官的范围较广,品秩高的可以试到卿、监。而经过不断的整理,北宋前期的试衔体系被固定为试大理司直、大理评事、秘书省校书郎、秘书省正字、寺监主簿、助教六等<sup>②</sup>。虽然试衔所试为京官衔,但在北宋前期,他们仍然属于选人而非京官<sup>③</sup>,这点容易被误解,故需要特别指出<sup>④</sup>。

唐代试官的最初含义是试摄其职,这类试官在唐前期即存在,盛于武则天时期。随着职事官的阶官化,试—官逐渐由摄其职变为借其衔,成为各种较低级使职差遣可能带的阶官。唐代后期,随着各种滥赏的加剧,散官已经很难起到赏功的作用,也不为获得者所看重。于是试官开始被大量使用,授予不同的人群,且出现和差遣分离的现象。于是,在唐代后期出现了两类试官:一类是和差遣结合,以试官标示其阶官;一类是脱离了差遣而单授的试官,因为其仍有散官衔,所以被称为散试官,无选集,不属于有出身人<sup>⑤</sup>。

至于北宋前期试衔的类别,龚延明先生《宋代官制辞典》“试秩(试衔)”词条根据《宋史·职官志九》“试秩”部分的记载,把北宋前期的试衔分为两类:一为幕职州县官初授,带试助教、寺监主簿、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大理评事、大理司直;一为进士及第、诸科同出身、试方略人、门荫、特荐、贡奉人经试等无官人解褐,授以试大理评事、校书郎、正字、寺监主簿、助教、斋郎<sup>⑥</sup>。龚先生并非对试衔进行系统研究,所以此分类尚不够准确、全面。本文将在与唐、五代比较的基础上对北宋前期试衔进行重新分类并讨论其结构与功能的变化。

① 《论唐五代藩镇幕职的带职现象——以检校、兼、试官为中心》,第209页。

② 《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志九》,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第4064页。

③ 宋代文臣寄禄官从高到低大体上可分为朝官、京官、选人(幕职州县官)三部分。

④ 如清代武亿在解释《魏西门大夫庙记》后所附马益“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守相州郾县令”的系衔时,就把试秘书省校书郎当做京官,因而对马益不是知县而是守县令感到不解。[清]武亿:《安阳县金石录》卷五《魏西门大夫庙记》,《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1977年,第13863页。现代学者的著作中也有把官员试衔省掉“试”字,而误作京官的情况,如景德二年(1005)进士钱治初授官为试秘书省校书郎、知县,而《宋登科记考》即误作初授官秘书省校书郎。龚延明、祖慧:《宋登科记考》,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79页。

⑤ 陈志坚:《唐代州郡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93—105页。对于“散试官”,李锦绣认为是“试散官”,即某散官前加一“试”字,如“试登仕郎”,见其《唐代制度史略论稿》,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8—210页。陈志坚认为是散官与试官的组合,如“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而赖瑞和认为“史料中的‘散试官’都应当点读为‘散、试官’,即分别指散官和试官,并非两者的结合,亦非李锦绣所说的‘试散官’”,见其《唐代基层文官》,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5页。朱溢认为陈志坚的看法有问题,但并未提出自己的观点,见其《论晚唐五代的试官》,《国学研究》第19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2页。笔者认为陈志坚的观点更为令人信服。而对散试官的特点,陈志坚认同李锦绣的总结。

⑥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608—609页。

## 一 和差遣结合的试衔及功能

唐代后期试官的第一类情况主要是授予藩镇所辟署的幕职官和摄州县官，一般藩镇在辟署之后会为被辟者奏请试衔作为阶官。后唐时期曾出现“天下州府，例是摄官，皆结试衔”<sup>①</sup>的局面，但随着五代中央对藩镇武力优势的确立，藩镇幕职官的选任权逐步被收归中央。到了宋太祖乾德年间，已经基本上废除了藩镇辟署幕职官的权力<sup>②</sup>。乾德二年（964）七月庚寅，中书门下上重详定翰林学士承旨陶穀所议《少尹幕职官参选条件》：

应拔萃判超及进士、九经判中者，并入初等职事，判下者依常选。初入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军事判官者<sup>③</sup>，并授将仕郎、试校书郎。满三周年得资，即入留守、两府、节度推官、军事判官，并授承奉郎、试大理评事。又三周年得资，即入掌书记、防御、团练判官，并授宣德郎、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满二年得资，即入留守、两府、节度、观察判官，并授朝散大夫、试大理司直兼监察御史。满一周年，入同类职事、诸府少尹。又一周年，送名中书门下，仍各依官阶分四等。已至两使判官以上，次任即入同类职事者，加检校官，或转宪衔。<sup>④</sup>

这一条件获得批准。从其规定可以看出，幕职官在选任之时要同时授予一个试衔，且随着幕职官的升转而升转，升到一定程度后可同时加兼宪衔，再加则可加检校官。把幕职官和试衔、兼宪衔的对应关系制成图的话，便是：

表1 幕职官和试衔、兼宪衔的对应关系表

幕职官	试衔	兼宪衔
留守、两府、节度、观察判官	试大理司直	兼监察御史
掌书记、防御、团练判官	试大理评事	兼监察御史
留守、两府、节度推官、军事判官	试大理评事	
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军、监判官	试校书郎	

《宋史·职官志十》所引《三朝（史）志》和《愧郾录》所引“本朝国史职官

① 《旧五代史》卷三九《明宗纪五》，《李琪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第540页。

② 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9—12页。

③ 此处应为“军、监判官”。咸平四年，陈彭年上书称“支郡推官、军、监判官并名初等职事”。[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四八，咸平四年二月壬戌条，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4年，第1046页。

④ 《长编》卷五，乾德二年七月庚申条，第129页。

志七”<sup>①</sup>记载的“检校、兼、试官之制”相同，皆谓：

幕职初授则试校书郎，再任如至两使推官，则试大理评事。掌书记、支使、防御、团练判官以上试大理司直。评事又加，则兼监察御史，亦有至检校员外郎已上者。<sup>②</sup>

而《宋史·职官志九》“试秩”的记载则为“幕职初授则试秘书省校书郎，再任至两使推官，则试大理评事。掌书记、支使、防御、团练判官则试大理司直。评事又加，则兼监察御史”<sup>③</sup>。这段材料与前引《三朝史（志）》记载语句基本相似，应为同源。但与《三朝（史）志》相比，漏略了“以上”两字，成了“掌书记、支使、防御、团练判官，则试大理司直兼监察御史”，与《少尹幕职官参选条件》“入掌书记、防御、团练判官，并授宣德郎、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的记载产生了冲突。

《宋史·职官志九》记载的史料来源应该和前引两书一样，都出自《三朝国史》，只是因为漏略了“以上”两字，造成了记载的错误。而北宋前期有大量幕职官的例子，也可证明《少尹幕职官参选条件》所列的“入掌书记、防御、团练判官，并授宣德郎、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搭配法一直在沿用。如淳化四年（993）裴询的系衔是“节度掌书记、承直郎、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sup>④</sup>；范忠告天圣六年（1028）六月的系衔是“鄜州观察支使、宣德郎、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sup>⑤</sup>；尹洙在景祐元年（1034）十一月为谢涛所写行状的署衔为“山南东道节度掌书记、朝奉郎、试大理评事、兼察院御史、充馆阁校勘”<sup>⑥</sup>。

虽然宋代幕职官带试衔继承自唐代，但情形又有不同。在唐代，幕职官属于差遣，本身并无品秩，所以需要由幕主为其奏请试官以标示其阶官。而宋代幕职官归铨授以后，本身有了差遣和阶官的双重意义，故本不需要带试衔以标示其阶官，但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仍主动给幕职官加试衔。

相较幕职官，州县官选任权的收归中央则更早。后唐开始，统治者已经力图把州县县职事官系统和使府幕职系统加以区分，并将州县县职事官的选任权收归中央。同光二

① [宋]岳珂：《愧郈录》卷七“散阶勋官寄禄功臣检校试衔”，丛书集成初编本。此处所引“本朝国史”与《宋史》所引《三朝史》文字相同，应即包括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之《三朝国史》。

② 《宋史》卷一七〇《职官志十》，第4077页。《宋史》点校本此段标点有误。《三朝（史）志》同段史料在其他书中亦有征引，如《咸淳毗陵志》亦载《三朝史志》谓“幕职……如至两使推官，则试大理评事。掌书记、支使以上试大理司直。评事又加，则兼监察御史”。和前两书所引相比，漏略了“防御、团练判官”，但在试衔、兼宪衔和幕职官的搭配上，三者和前引《少尹幕职官参选条件》并无冲突。

③ 《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志九》，第4064页。

④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八“公廨类二”，《宋元方志丛刊》本。

⑤ 《咸淳毗陵志》卷一〇“秩官”。

⑥ [宋]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一二《中大夫守太子宾客分司西京上柱国陈留县开国侯食邑九百户赐紫金鱼袋谢公行状》，四部丛刊本。

年(924)中书门下奏请:“其州县官任满三考,即具阙申送吏部格式,候敕除铨注。其本道不得差摄官替正授者。”<sup>①</sup>这一奏请被通过,已基本从条制上限制了藩镇辟署人摄州县官的权力,为州县官归中央选任奠定了基础。中央正式任命的州县官本身具有品秩,亦不需加试衔以标示其阶官,但试衔作为一种奖赏也会授给州县官。如后唐清泰二年(935)夏四月辛巳,宰臣、判三司张延朗奏《州县官征科条格》:

其令录,在任征科,依限了绝,一年,加阶;两年,与试衔;三年皆及限了绝,与服色。摄任者,一年内了绝,仍摄;二年、三年内皆及限,与真命。其主簿同县令条。本判官,一年,加阶;二年,改试衔;三年转官。本曹官,省限内了绝,与试衔。<sup>②</sup>

宋初对州县官授试衔的具体规定尚未发现,但慈州(今山西吉县)宁乡县《荀息庙碑》有建隆三年(962)“将仕郎、试大理评事、守宁乡县令”韩文哲的系衔<sup>③</sup>,则可知宋初已有州县官带试衔之例。太平兴国八年(983)六月戊申,“以进士王世则等十八人送中书门下,特授大理评事、知令录事,余送流内铨,并授判、司、簿、尉。未几,世则等移通判诸州,为簿、尉者改试大理评事、知令录”<sup>④</sup>,说明此时已经开始对部分科举出身知令、录人授予试衔了。此条材料中,大理评事、知令录事和试大理评事、知令录虽然差遣相同,都是知令录,但前者的大理评事は京官,后者的试大理评事则是试衔,因此属于选人。他们所属的选任机构也不同,试衔要归流内铨,属于常选的范围,而京官则属于已出常选的范围。虽然都带京官衔,但两者这种归属分明的局面反映了由中晚唐至宋初统治者在官制混杂的困境中寻求合理与正常秩序的努力成果。淳化元年(990),诏“知县令、录人未有试衔,并与试校书郎”<sup>⑤</sup>,则是进一步对所有知令录未有试衔者,统一加试衔。景祐元年(1034)四月十八日,诏“新及第进士……第四甲为试衔判司簿尉,第五甲为判司簿尉”<sup>⑥</sup>,表明对部分科举出身的判司簿尉也开始授予试衔。

从结构上看,唐、五代到北宋前期,幕职州县官所带试衔范围在逐步缩小,最终被限定在了大理司直、大理评事、秘书省校书郎三等。同时,由藩镇幕主向中央奏授试衔逐渐变为中央主动授予。

从功能上看,研究者通常把检校、兼、试官称为唐、五代藩镇幕职的“带职”,在唐、五代,藩镇幕职以“带职”为纽带,可以实现与中央京官的迁转链接,使之

①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一九,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43页。

② 《旧五代史》卷四七《末帝纪中》,第647页。

③ [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一一《荀息庙碑》,《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0册,第15168页。

④ 《长编》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六月戊申条,第547页。

⑤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二七,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

⑥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之七。

在幕府与朝廷之间可以互相迁转<sup>①</sup>，这也是“带职”对幕职官和摄州县官的最大吸引力。而“带职”由藩镇向中央奏请的话，即使幕职官和摄州县官凭借“带职”进入中央为官，这种恩遇和荣誉的最初来源还是幕主，他们直接感受到的仍是藩镇的重视和恩泽，故更造成“恩归于下”，所加强的主要还是幕职官和摄州县官的地方向心力<sup>②</sup>。而宋初中央继承了唐、五代藩镇幕职官和摄州县官带试衔的做法，主动给本已不需要试衔标示阶官的幕职州县官加试衔，同时，又切断了他们凭借试衔实现幕职州县官向京官转换的途径，传达给幕职州县官的则是一种以内临外、以试京官的身份出临地方之感，有利于加强其中央向心力。一主动一被动的转换，既反映了宋代统治者对前代制度的有效继承和利用，也反映了中央和地方势力的扭转。《神宗正史·职官志》在总结宋初设官以削藩镇之势时说“国朝建官，沿袭五代。太祖、太宗监藩镇之弊，乃以尚书、郎、曹、卿等官出领外寄，三岁一易，坐销外重分列之势”<sup>③</sup>。这种总结准确地概括了宋初中央集权强化过程中以内驭外的精神，提示了京朝官带本官以临地方的作用。宋初对幕职州县官加试衔的做法其实质也与此一脉相承，只是在不同层级的官员中采取的不同措置。而且，相较于带本官以临地方的京朝官，幕职州县官在人员数量上要更多，因此，中央主动授予试衔所能影响的人群也更大。另外，对北宋前期的幕职州县官来说，虽然他们的身份属于选人，但试衔使他们在官场交往和面对民众时能够获得一个京官的官称<sup>④</sup>。

## 二 作为出身的试衔及功能

《宋史·职官志九》“试秩”条下，把试衔分为两类。一类便是上面讲到的幕职官初授所带，是和差遣相连的。另一类则是“亦有解褐试大理评事、校书郎、正字、寺监主簿、助教者……有选集，同出身例”<sup>⑤</sup>，这一类和唐代后期试官的第二类即散试官情况一样，属于不和差遣挂钩的。但和唐代后期不同的是，它们有“选集，同

① 冯培红：《论唐五代藩镇幕职的带职现象——以检校、兼、试官为中心》，第193页。冯培红等学者在讨论“带职”现象时，主要集中于藩镇幕职，实际上，藩镇辟署的摄州县官带试官的情况也可以一同讨论。

② 日本学者渡边孝在揭示“带职”可以实现由藩镇幕职和中央京官的相互转换这一功能时认为其加强了朝廷对藩镇的向心力。参见渡边孝《中晚唐期における官人の幕职官入仕とその背景》，松本肇、川合康三编《中唐文学の视角》，东京，创文社，1998年，第377—383页。笔者认为，“带职”这一功能在唐、五代确实能一定程度上缓和朝廷与藩镇的张力和对立，但由此认为其能加强朝廷对藩镇的向心力则有阐释过度之嫌。

③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之七四。

④ 淳化元年四月二日，孔维请禁百官过呼现象，宋白奏请中有“文武职事、州县等，如有检校、兼、试、同正官者，伏请并听呼之”，这一奏请获得批准。《宋会要辑稿》仪制五之四。

⑤ 《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志九》，第4064页。

出身例”。这一转变发生在宋太宗即位之初。《续资治通鉴长编》对此的记载是：

上即位，诸道州府各遣子弟奉方物来贡，上悉授以试衔及三班。旧制，以恩泽授散试官者，不得同正官赴选。于是新授试大理评事王怀挺、张擢上言：“虽纡朝命，未有选期，愿赐甄收，许归铨综。”三月壬戌朔，诏应授试衔等人，特定七选赴集。试衔有选，自擢等始也。<sup>①</sup>

这一转变可谓至关重要，试衔有了选限，但因为仍未和差遣联系，便成为一种出身资格，和之前的散试官性质便有了本质不同。

宋太宗时期各种形式的荫补相继出现，荫补人数大量增加。宋真宗继位后，官员荫补子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sup>②</sup>。主要表现在具备荫补资格官员范围的扩大和荫补机会的增多两个方面，和这种趋势并行的是对被荫补者资格的限制<sup>③</sup>和荫补出身等级的增加。本部分讨论的试衔只是标示出身，获得做官的资格，但无差遣且不需支俸，相比荫补获京官即受俸来说，能为国家节约不少钱粮<sup>④</sup>。因此，试衔作为比京官待遇低的一个等级在真宗时被大量应用于官员荫补上。

嘉祐元年（1056），范镇在《上仁宗论荫补旁亲之滥》中提到当时文官荫补出身等级“自有京官、试衔、斋郎之别”<sup>⑤</sup>。而这种等级其实在真宗时期已经形成，范仲淹讲到“自真宗皇帝以太平之乐，与臣下共庆，恩意渐广。大两省至知杂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圣节，各奏一子充京官，少卿、监奏一子充试衔。其正郎、带职员外郎，并诸路提点刑狱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充斋郎”<sup>⑥</sup>。

到了庆历时期，官冗问题已成积弊，而恩荫太滥是一个主要原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上《奏重定臣僚奏荐子弟亲戚恩泽事》<sup>⑦</sup>，其中提出的方法之一便是将官员恩荫亲属的出身等级降低，减少授京官的数量，而增加试衔和斋郎的数量。熙宁元年（1068）的荫补新制延续了这一思路，大大降低了文官子弟的授官标准<sup>⑧</sup>，更多原来通过荫补可授京官的官员亲属要被授予试衔了。

① 《长编》卷一八，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壬戌条，第400页。

② 游彪：《宋代荫补制度研究》自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9页。

③ 游彪：《宋代荫补制度研究》，第13页。

④ 宋代官员子弟恩荫得京官最初从得荫即可授俸，到后来规定到了一定年龄才能授俸，宝元二年则规定在获差遣之前不得给俸。幕职州县官守选期间则无俸禄。参见陈文龙《北宋本官形成述论——唐后期至北宋前期官僚品级结构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86页。试衔出身类似幕职州县官守选，应无俸禄。如〔宋〕胡宿：《文恭集》卷一八《黄东可成州同谷县主簿制》云“试秩兰台，授经石室。虽仕版有所齿，而廩禄未及赋”，丛书集成初编本。

⑤ 〔宋〕赵汝愚编，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宋朝诸臣奏议》卷七四《上仁宗论荫补旁亲之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10页。

⑥ 〔宋〕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贵点校：《范仲淹全集》中册《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27页。

⑦ 《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奏重定臣僚奏荐子弟亲戚恩泽事》，第569页。

⑧ 游彪：《宋代荫补制度研究》，第57—58页。

对于获得试衔的荫补者来说,试衔意味着他们获得了做官资格,只要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可参加吏部的铨选并获得差遣。北宋前期文集有大量以恩荫授试衔的制书,多会强调“试秩起家”的意义。如“九卿之子,例应试秩起家”<sup>①</sup>、“蕲尔试秩,使之起家”<sup>②</sup>、“分从试秩,咸用起家”、“宜试秩于秘丘,用起家于名阀”<sup>③</sup>等。

有些以恩荫获试衔者,再经推恩,甚至可以去掉“试”字,直接变为京官。如宋祁即曾在仁宗乾元节推恩时,为他已经获恩荫试衔出身的两个儿子请求这种待遇。据《景文集》载其奏状:

伏念臣有男试将作监主簿定国,久逾冠齿,粗习儒猷。向因臣兄,以犹子之亲,得参士食。逮臣蒙持橐之列,已及荫条。顾缘试秩之初,未齿为真之籍,敢因盛节,就冀仁恩。

伏念臣有男试将作监主簿靖国,甫当羁帅,才习艺文。向缘世父之荣,已参荫籍之末。逮臣冒宠,自获推恩。敢因星渚之辰,更丐童衿之幸,许从真秩,俾奖蒙姿。<sup>④</sup>

试衔在获得了出身资格之后,也开始被授予通过科举考试者。早在咸平三年(1000)三月,科举出身资格中已经出现了试衔这一等级。《长编》载:

又试进士五举、诸科八举及尝经御试或年逾五十者论一篇,得进士二百六十人,诸科六百九十七人,赐同出身及试校书郎、将作监主簿。赐宴日,以御诗褒宠之。以尧咨等五人并为将作监丞、通判,第一等并九经为大理评事,知大县,第二等为节、察、防、团推官,余为判、司、簿、尉,试衔者守选。<sup>⑤</sup>

太宗时期扩大了科举取士名额,通过科举考试者一般会被授予进士或诸科及第、出身、同出身,他们在仕途升进中要优于其他出身者,且可免试注官。咸平三年科举所录人数空前,《长编》对此的记载是“上连三日临轩,初无倦怠之色。所擢凡千八百余人,其中有自晋天福中随计者。较艺之详、推恩之广,近代所未有也”。这种持续的科举取士扩张结果,必然是没有足够的阙位支撑及第者免试注拟。而同时这一年又是特奏名制度正式确立之时,特奏名进士诸科录取人数竟达993人之多<sup>⑥</sup>。这就要求在所有录取的进士、诸科和特奏名之间拉开层次,使得一部分特奏名者在获得出身资格方面要低于进士或诸科及第、出身、同出身者,且要守选。

在此背景下,可以表示获得了做官资格,又已被大量用作恩荫出身,且不和差遣

① [宋]苏颂著,王同策、管成学、颜中其等点校:《苏魏公文集》卷三二《光禄卿潘珍遗表男绶可试秘书郎》,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72页。

② 《苏魏公文集》卷三四《光禄卿知楚州宴彰男太庙斋郎汝砺可试秘书省校书郎》,第512页。

③ 《文恭集》卷一九。

④ [宋]宋祁:《景文集》卷三〇《乾元节乞男定国等恩泽状四首》,丛书集成初编本。

⑤ 《长编》卷四六,咸平三年三月甲午条,第998页。

⑥ 《宋登科记考》之《宋代科举概述》,第13页。



挂钩的试衔恰好适应了这种需求。景德二年（1005）六月丁丑朔的诏书清晰地解释了这一变化：

诏应进士、诸科同出身、试将作监主簿者，并令守选。故事，登科皆有选限。近制，及第即命以官，咸平三年，初复廷试，赐出身者，亦免选。至是，策名之士尤众，多设等级以振淹滞，虽艺不及格，悉赐同出身、试秩解褐，故令有司循用常调，以示甄别。<sup>①</sup>

试衔的作用正是在“策名之士尤众”的背景下，提供了一个“以示甄别”的等级，这一等级低于进士、诸科同出身，需要守选。

景德二年五月十四日“试诸科，得九经已下六百九十八人，并赐及第、本科出身、同出身、授试监簿、诸州助教”<sup>②</sup>，可知部分诸科正奏名名次低下者也开始被授予试衔，需要守选了。

到了天圣五年三月二十日，“帝御崇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得王尧臣已下三百七十七人，第为六等，并赐及第、同进士、学究出身、试衔。第一、第二、第三等及第四等同进士出身，第五同学究出身，第六等试衔”<sup>③</sup>，则正奏名进士也开始有被授予试衔守选者了。

除了以上两类之外，作为有出身人、有选集的试衔还常常被授予其他类型人，例如：

第一类是义门。如天圣七年三月六日，试国子四门助教刘中正上言：“家本襄州，以义居表门，昨授试秩。今遇放选，乞依鲜于播例注官。”<sup>④</sup>

第二类是隐逸。如嘉祐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以扬州处士孙侔为试秘书省校书郎、兖州学教授<sup>⑤</sup>。

第三类是进纳人。如淳化五年正月，诏“诸州军经水潦处，许有物力户及职员等，情愿自将斛斗充助官中赈贷，当与等第恩泽酬奖。一千石赐爵一级；二千石与本州助教；三千石与本州文学；四千石试大理评事、三班借职；五千石与出身、奉职；七千石与别驾，不签书本州公事；一万石与殿直、太祝”<sup>⑥</sup>。而进纳授试衔者可以参加铨选，“入下州判司，中下县簿尉”<sup>⑦</sup>。

从结构上看，相较于唐代后期出现的散试官，北宋前期不和差遣结合而单授的试衔被限定在试大理评事、秘书省校书郎、秘书省正字、寺监主簿、助教五等。

从功能上看，变唐代后期以来的散试官为北宋前期有选集、同出身例的试衔，对

① 《长编》卷六〇，景德二年六月丁丑条，第1343—1344页。

② 《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之九。

③ 《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之一五。

④ 《宋会要辑稿》礼六一之三。

⑤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四之三八。

⑥ 《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五之二九。

⑦ 《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志九》，第4040页。

于宋代统治者来说,其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既能表示出身资格,又不会马上需要差遣,亦不需要支付俸禄的阶次。在宋代“召和气”和“立纪纲”的大目标之下,提供了一种既能扩大统治队伍、吸纳各类人才,又可避免对国家的差遣体系和经济支出造成致命压力的手段,较好地增强了官僚等级结构的弹性。

### 三 授予特殊人群的试衔及功能

虽然宋代太宗以后不与差遣结合而单授的试衔多数都有出身、有选集。但随着官员选任中员阙矛盾的发展,唐后期以来散试官无选集、不属有出身人的特征又被宋廷有意识地利用起来,作为限制某几类人的条件。这几类人在被授予试衔时,同时会特别说明“不理选限”。

第一类是医人,多由高级官僚奏荐,宋人文集中存有不少这方面的制书。如《西溪文集》卷五即有制书《龙图阁直学士、工部侍郎李兑奏医人高昭庆可试国子四门助教不理选限》<sup>①</sup>。

第二类是高级官僚门客,如文彦博曾为门客张度奏乞试衔,亦援引近例特别说明“更不理选出官”<sup>②</sup>。

第三类是追官勒停人叙复,如《苏魏公文集》卷三二有《追官勒停人郑叔熊可试国子四门助教不理选限》<sup>③</sup>。

第四类是布衣献书人,如熙宁七年(1074)五月甲子“录成都布衣郭大亨为试将作监主簿,不理选限。大亨尝应诏,进访求书籍,秘阁看详及五百卷,故录之”<sup>④</sup>。

从功能上看,对于获得试衔而不理选限者来说,试衔主要是一种类似于唐后期散试官一样的荣誉性虚衔。但不同的是,散试官不属于有出身人,而试衔不理选限则虽然不能参加铨选拟差遣,但可以作为有出身人参加锁厅试,如文彦博就说到张度获试将作监主簿不理选限后,“本人又曾锁应省下”<sup>⑤</sup>。另外,宋建隆四年(963)修成的《宋刑统》中有“准格:勋官、散试官不许赎罪”<sup>⑥</sup>。但南宋淳熙三年(1176)“诏罢鬻爵。除歉岁民愿入粟赈饥、有裕于众,听补官,余皆停。自是进纳、军功不

① [宋]沈遵:《西溪文集》卷五《龙图阁直学士、工部侍郎李兑奏医人高昭庆可试国子四门助教不理选限》,四部丛刊本。

② [宋]文彦博:《潞公文集》卷三八《举张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苏魏公文集》卷三二《追官勒停人郑叔熊可试国子四门助教不理选限》,第473页。

④ 《长编》卷二五三,熙宁七年五月甲子条,第6200页。

⑤ 《潞公文集》卷三二《乞门客张度恩泽》。

⑥ [宋]窦仪等撰,吴翊如点校:《宋刑统》,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9页。

理选限，登仕郎、诸州助教不许出官，止于赎罪及就转运司请解而已”<sup>①</sup>，此时虽然已废除试衔，但这里对不理选限人“止于赎罪”的说明提示我们，北宋前期的试衔不理选限人其试衔或许在建隆四年之后逐渐有了赎罪之功能。

唐后期的散试官只在丧葬标准等级上起作用<sup>②</sup>，这一作用在北宋前期也得到继承。太平兴国七年，李昉等重定士庶丧葬制度，引用并延续了后唐长兴二年之制，其中“六品以下京官及检校、试官等，异者十二人，挽歌四人，明器十五事，置五床，并许设纱笼二。庶人，异者八人，明器十二事，置两床，悉用香舆、魂车”<sup>③</sup>。从丧葬等级制度上限定了有试衔者和一般庶人的差别。

#### 四 结语

试官在唐代中后期授予太滥的情形受到时人和后人的诸多抨击，被视为一种弊政，朝廷也不断颁布条令，对试官曾经附带的特权进行限制和约束。本文的研究表明，北宋前期的试衔虽然由唐代的试官演变而来，但宋初在继承这一制度的同时进行了改造，赋予了试衔新的价值和意义，使得试衔在结构和功能上与唐代的试官都有了变化。北宋前期的试衔被固定为六等，而这六等又分为两类，其中最高的三等被授予有差遣的幕职州县官，较低的五等被作为出身而除授，或授予一些特殊人群。这一改造不仅有利于增强幕职州县官的中央向心力，还为官僚等级结构增加了更多弹性空间，体现了宋初统治集团在官制上灵活、务实的特点。而元丰三年之后，试衔、检校官、宪衔等常被宋人视为“冗赘”<sup>④</sup>的阶衔被废除或削减<sup>⑤</sup>，又带来了“朝廷之上所以褒功赏能、赐恩取幸者，惟阶职官守而已”<sup>⑥</sup>的新问题，引起了新的批评。

〔作者张卫忠，1982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2年7月24日

① 《宋史》卷一五八《选举志四》，第3718页。

② 《唐代制度史略论稿》，第202页。

③ 《宋史》卷一二五《礼志二八》，第2918页。

④ [宋]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之《容斋三笔》卷四《旧官衔冗赘》，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70页。

⑤ 元丰三年，除检校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六阶保留外，余十三阶检校官皆罢。

⑥ 《愧郾录》卷七。